

讀

詩

記

文藝小叢書之二

312

敬
安

讀 詩 札 記

定價大洋 ~~五角~~

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出版

作 者 俞 平 伯

出 版 者 人 文 書 店

北平宣內大街中間路東
電話南局一三九六

發 行 處 人 文 書 店 營 業 部

北平東安市場北門西邊
路南金魚胡同二十五號

代 銷 處 各 埠 各 大 書 店

自序

札記本無序，亦不應有，今有序何？蓋欲致謝於南無君耳。以何因由欲謝南無耶？請看序，以下是。但勿看尤妙，故見上。

夢釋其二十二（節文）

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四時半清華園

〔遇〕在北京，好像家中有祭祀之事，長親來者駱驛，特出者二位：一位是大舅公呢，也不知還是大舅婆，一位是「阿爹」。老實說，也

認不很準，只有一老者瘦而白髭，臉上有點兒
髒，虧他自己報名，「我是阿爹」，遂肅然拜
之。又對於大舅公也者亦拜如儀，儼然一個僞
君子。時袍上第一紐未扣，母嚴重地命扣上，
且曰，「要做人就做，要不做索性不做」。予有
悻悻之態。其時忙着在張羅招呼，「阿爹」自然
是被招呼的一個。（阿爹者，父親之表叔也。
其臉上有烏黑而軟的須貼着，夢中以爲事隔多
年怕不適用了，故特製一較老之阿爹云）。W
表叔于于而來軟服輕裝翩翩然，又迎而拜之。

他講到我託他賣詩經札記稿子到商務去一事，說「上次他們暫時不要，把稿子給你寄回，我就說別寄，他們說，反正挂號信丟不了，可以再寄來的。現在他們又要啦。總是有些學生時常去問爲甚這書還不出，所以又想要了。」其時心中頗樂意把稿脫手，妻又在旁作慫恿的暗示，但我偏說「被人家退回，掃了興，也許早扔了。」——自己却覺得可以找。總是妻說罷，「人家也不信。別人不會，你倒的確會這樣的。」別的話不大記得，終於歸到稿子的交

易上，約定十四（星期）在天津××吃午飯接頭，可是一算，十四又該家祭，麻煩，然而去津之心頗熱，還是打算去的。W說，「我本想賣稿，而他們要用收版稅法。現在上海印書如買馬票，張張不空，如遇名家得時之作，便大發其財。」又說當予在京時，（南京也，此五字夢中原文）。看叫天戲，洪洋洞之類，戲剛散而賣話片者紛來，（如今天唱洪洋洞，即賣洪洋洞）。有買着好的，也有買着壞的，要碰運氣，生意大佳。（下畧）

〔釋〕這是被迫意念見於夢中之一例，同時也表現出我性格的背影，不很高明，光明的那一面。對親戚足恭殆是一種驕矜的變形，在夢中已稍稍自覺，遂借母親口中叫破這儒林外史式的偽君子，而仍不免憤憤。W近住上海，大約誤認凡上海人皆漂亮，故其來也如濁世之佳公子。亦垂垂老矣，上次來信說鬚鬚都白了。白鬚鬚恰好去送給那阿爹。賣札記稿一節，夢之主文，其表現如實，不甚變幻，因由亦固分明。這是一個積年的「苦腦子」，（吾鄉土語）

十年前在上海大學的講義，只做了九篇，在我文稿中運氣最劣，而我之於牠也如父母之庇護其不肖子。第一次想賣給亞東，原稿退回。

（十二年）第二次在燕京學報發刊其中之一部，（柏舟，谷風未全），以爲這回找着洋東了，殊不知將谷風之第二分送去，又原稿退回。

（十六年）主編者容庚先生來信之理由如此：以題目重複不能刊載。這似乎說大學只許有「右傳之一章」至於「右傳之二章」呢，却非呼爲中庸不可，不然不要。這個道理，至今勿明。

第三次有了經驗，未將原稿直送，怕又碰壁，託W表叔向商務去兜攬，商務主者張元濟君固與W有親。當我三十生辰，W賜詩雖有「蘭陔自輯廣微篇」之謬贊，而出賣一節則又雁沈魚杳矣。（十七年）壓迫爲夢因，弗氏主之；依鄙見有時恐尙須挑動一下。這意綜是久被壓迫而新近又受挑動的，前日清華學生朱保雄君來，談及詩經札記很好，何以還不出版。我不好意思說人家不要，含糊應之。今現於夢中，而作態亦不在肅然迎拜下云。把這些破銅爛鐵去

換隻把青花飯碗，太太贊成，固不待言。此夢全以親戚爲背景。」

凡非紳士式，即不得體，我原說不要序的呢。我只「南無」着手謝這南無，因爲他居然能够使我以後不必再做這些夢了。

民國二十二，十二，二十二，

平伯於

清華大學。

目次

自序

一	周南卷耳（附再說卷耳）……………	一
二	卷耳故訓淺釋……………	一九
三	召南行露……………	二五
四	召南行露故訓淺釋……………	三九
五	召南小星……………	四三
六	小星故訓淺釋……………	五五
七	召南野有死麋……………	五九
八	邶柏舟……………	六九

九	柏舟故訓淺釋·····	九一
十	谷風·····	一〇五
十一	谷風故訓淺釋·····	一二一
十二	北門故訓淺釋·····	一七三
十三	靜女(上)·····	一八三
十四	靜女(下)·····	一九三
十五	靜女故訓淺釋(附捫管)·····	二〇三
十六	鄘載馳·····	二二三
十七	載馳故訓淺釋·····	二三七

一，周南卷耳

采采卷耳，不盈頃筐。——嗟我懷人！——寔彼周行。（一章）

陟彼崔嵬，我馬虺隤。我姑酌彼金罍，維以不永懷。（二章）

陟彼高岡，我馬玄黃。我姑酌彼兕觥，維以不永傷。（三章）

陟彼俎矣，我馬瘡矣，我僕痡矣。云何吁矣！（四章）

這篇前人彙說極多，什麼后妃文王賢人攬成一團糟，現在均置之不論。朱熹頭腦比較的清清楚楚，知此詩爲懷遠人矣，但仍不免扭捏地說了一句「人蓋謂文王也」，「蓋者何？疑詞也。然則幸虧了這一個「蓋」字。諸家多不免說說官賢思賢等話。其實從詩本文看，只見有征夫思婦，並不見文王后妃，更何處着一賢人耶？

詩中共有六彼字，歧義頗多。先列毛鄭說

如下。（毛於「酌彼」下無釋；鄭申毛義。）

寘彼（於）周行

酌彼（以）金罍

酌彼（以）兕觥

陟彼崔嵬

陟彼高岡

陟彼砠矣

—— 彼爲指示形容詞。

—— 彼爲賢人之代名詞。

六列三動詞寘酌陟皆外動詞，金罍五名皆爲其客詞，何以兩歧其說？且增字作釋，尤不合法。按六彼字只一釋，今言那個也。惟寘彼之彼爲代名詞，以外諸彼字爲指示形容詞，其區

別如是而已。何以第一彼字獨爲代名詞？因周行既非可寘之物，若以彼周行三字通讀，則於文義當曰「寘之彼周行。」今既不增字作釋，則寘彼之彼當然是指不盈頃筐之卷耳。其文義本明白。乃昔賢必曲解周行爲周之列位，而彼字於是有異說。崔述（讀風偶識一）釋此句爲寘所懷之人于道旁，亦嫌迂曲。

詩中又有七我字關係全篇大義。鄭玄說最怪。「嗟我」下無說是不改傳，我乃后妃自謂。「我馬」三，「我僕」一，四我字，箋云，「我，

使臣也；「我姑」之二我字，箋云，「我君也。」夫一篇中只七我字耳，忽而后妃自謂，忽指君，忽指臣，何其錯亂耶？朱以首章爲直叙，三章爲託言，則七我字皆指后妃。姚際恒以爲文王思賢，七我字皆指文王；但他却又說「采耳執筐，終近婦人之事，」可見他亦不能自持其說。崔述之說似較合於情理，茲引錄一節：

朱子以爲婦人念其君子者，得之。但以我爲自我其身，則登高飲酒，殊非婦德